

同名电视剧将由中央电视台播出

胡月伟 郭宝昌强强联手
于荣光 陈小艺领衔主演

大武生

胡月伟等著



I247.53
255

大武生

著者
胡月伟
姚博初
顾政胡月明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武生/胡月伟等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486-0052-7

I. ①大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8916 号



大武生

著 者——胡月伟 姚博初 顾 政 胡月明

特约编辑——盛晓玲

责任编辑——吴耀根

封面设计——魏 来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(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照 排——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890×1240 1/32

印 张——17.375

字 数——48 万

版 次——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——ISBN 978-7-5486-0052-7/I·12

定 价——36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主要人物表

- 马啸天 男 清末民初伶界大王，精忠庙首，同庆班继任班主。
- 柳淑萍 女 上海富商之女，柳敬亭的九世孙，马啸天的患难夫妻。
- 六格格 女 马啸天的崇拜者，与马啸天有过一夜情。德亲王女。
- 马翼龙 男 马啸天与柳淑萍的儿子，13岁走红天津的童伶，总统府侍卫。
- 慕容虎 男 六格格与马啸天的私生子，皮黄票友。大清御前带刀侍卫，刺杀袁世凯未遂身亡。
- 慈禧 女 大清国皇太后，晚清实际执政者，皮黄戏迷。
- 光绪 男 有心改革、无力回天的年轻皇帝，打得一手好板鼓。
- 德亲王 男 蒙古亲王，礼部堂官，戏迷。庚子战乱中自焚于王府。
- 慕容寿 男 六格格的“额驸”。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英勇战死。
- 柳仲利 男 柳淑萍的叔父，经营戏园，法国“百代”唱片公司董事，民国后成为国会议员。
- 袁世凯 男 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，民国大总统，当了83天的皇帝，身败名裂而亡。
- 袁克定 男 袁世凯的长子，好谈国事，一心想当东宫太子。
- 袁克文 男 袁世凯的二儿子，风流名士、京师名票。
- 叶列侬 女 苏州雏妓，袁世凯姨太，少年时与马翼龙有过疯狂的“姐弟恋”。
- 燕知春 男 “同庆班”挂牌男旦，民国后追随袁克定，为袁世凯称帝效力。
- 窦乐子 男 “同庆班”丑角，马啸天的铁杆师兄。
- 杨班主 男 精忠庙首、内廷供奉，“同庆班”老班主，马啸天的师傅。
- 雪莲 女 杨班主的女儿，后成为马啸天的师妹，是慕容虎的恋人。
- 申天籛 男 马啸天的琴师。
- 梅小云 男 一颗刚刚升起的艺坛新星。后成为中国著名京剧花旦。
- 李莲英 男 清廷大内总管太监，慈禧心腹。
- 何忠恕 男 上海知县，后成为袁世凯的幕僚、管家。总统府庶务处长
- 川岛 男 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，驻天津领事馆领事、驻北京公使馆代理公使。
- 小桃红 女 北京八大胡同名妓，曾经是袁克文的小妾。

第一章

这是紫禁城里最大的一座戏台。它顶部覆盖着绿琉璃瓦，黄琉璃瓦剪边。上下共三层，上层为福台，檐下额匾上书有“畅音阁”三个大字；中层为禄台，额匾上题的是“导和怡泰”；下层为寿台，题的是“壶天宣豫”。寿台左右竖有两根大柱，一对柱联为“动静一清音，智水仁山随所会；春秋富佳日，风歌鸾舞适其机”。每当重大庆典或者时逢立春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除夕等节气，太后和皇帝皇妃以及王公大臣们都要在这里看戏娱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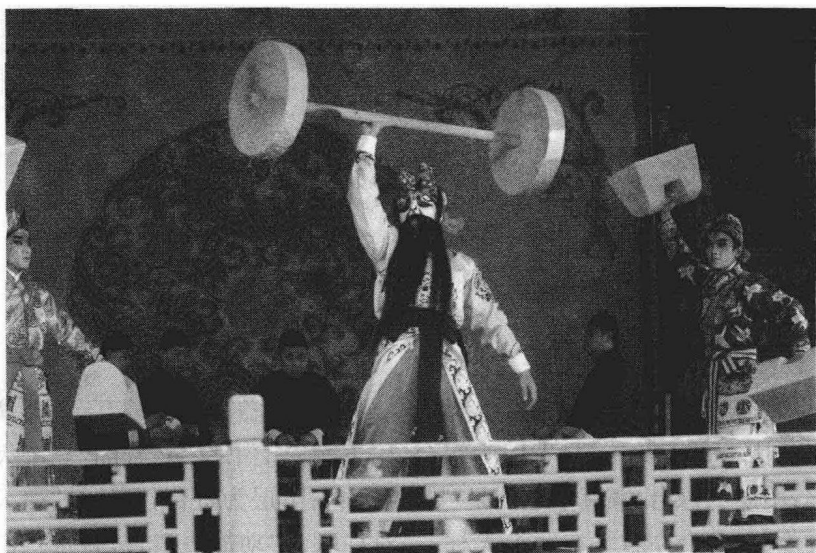


这天是喜庆皇帝完婚的吉祥日子，皇太后慈禧为此下令，宫内唱大戏三天，特命京城头块牌子同庆班进宫献演，在京大小官员一律伺候。这会儿，头天大戏开演在即。只见戏台三层匾额上都结上了大红的彩球，戏牌已竖在畅音阁戏台的一侧，上面写着：京师同庆班开台献演吉祥戏——《龙凤呈祥》。

畅音阁正对面是阅是楼，是供皇族权贵们专享的所在，为了皇帝大婚也重新进行了装修，顶部覆的是黄琉璃瓦，绿琉璃瓦剪边，檐上绘着金龙和其他彩画。楼内张灯结彩，金碧辉煌，一派富丽堂皇。

皇太后慈禧此时已安坐在阅是楼二楼的正中央，皇帝和皇后分坐在她两旁，嫔妃们又分坐在皇帝和皇后的两边。王公大臣们按着各自的品级落座在楼下东西厢廊，院内冠盖如云，色彩缤纷。

“哇——七七七七……”场上打出一阵由强而弱、又由弱而强的



“浪钹”，戏正演到刘备在洞房门口朝里面的孙尚香张望。同庆班杨班主扮演的刘备已显老态，为了掩饰，他的表演过于夸张……

慈禧打了个哈欠，瞧了瞧挨着她坐的光绪皇帝，见他正侧着身子、左偏着头，朝新妃子中的姐妹二人暗送着秋波。慈禧别有他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右侧座位，说：“皇后在这儿哪！皇上不想和她说话？”

光绪能有什么话跟皇后说的呢？她是皇阿玛的亲侄女，不是他喜欢的人，是皇阿玛硬塞给他的。但今天这大家高兴的日子，拂了她的意不大好。本来嘛，他这个大清国的皇帝都是皇阿玛选定的，他的皇后皇阿玛怎么就不能做主呢？光绪按下心头不快，没话找话地问皇后，今儿个的饭吃得好吗？

皇后给了他一个白眼：“你是怕我饿死啊？！”

皇后仗着有个老佛爷护着，与皇上拧着、远着，全没有女人家的半点温存与灵巧。

光绪咽下一口气，两眼直直地瞧着戏台，再也不说话了。慈禧左右瞧瞧，好没意思！忽而转念：“小李子，在我这后边紧靠着我加个凳子，把德亲王家的六丫头给我召到这儿来，陪我看戏。”

李莲英得令，曲曲折折地绕将过去，在楼下左厢廊找到了德亲王家的六丫头。这六格格正坐在他父亲身旁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戏。李莲英轻轻地告诉她，老佛爷要你上去看戏、说话。六格格笑着站起身来，探头招呼那桐相爷，请他坐到她的位子上来，好看得清楚些。那桐相爷很高兴，立马迈腿：“甯，好好好。”说起来这就是六格格乖巧的地方，脑子转得快，体贴人，会来事，怨不得老佛爷疼她，喜欢她，念着她。那相爷坐下后称心地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！别人的戏，闭着眼听也就是了，小马武生的戏要是看不真切，那可就亏大了！德王爷，您说呢？”德亲王欠身让着：“就是，就是。”

在悠悠的皮黄声腔中，六格格笑着摇着来到慈禧面前请了安，慈禧欢喜地拍拍身后侧边的座位，要六丫头坐下，陪她说话。看着慈禧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六格格逗乐道：“老佛爷，看到这会儿还没提起您的兴头来啊？”慈禧忍不住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老戏、老人，我都看了上百遍了，没一点儿新奇，真是腻了味了。”



六格格笑着告诉慈禧：“下面就是小马武生的戏，只要小马武生一上场，保管您就是有四个眼珠子也不够用，绝顾不上说话。”慈禧不信：“还有这事？同庆班有那么好的武生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很中看吗？”“四个字儿——妙不可言。”六格格眯着眼美滋滋地回答她。

原来给宫里演戏是要讲资历的。小马武生戏虽好，可资历浅，所以过去得不到露脸的机会。要不是今儿个皇上大婚要连演三天大戏，这论资排辈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小马进宫献艺。

瞧着六格格陶醉的模样，慈禧哪有不明白的？她故意开玩笑说：“敢情六丫头是迷上了小马武生啦？”六格格点头承认，自己是被小马迷得天昏地黑，如痴如醉了。慈禧被她提起兴头来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常去看小马武生的戏啰？”

六格格说得兴起，忘情地：“那当然。不管哪个堂会给小马武生下了帖子，就是从不过来的人家我也得去；只要哪个戏园子挂了小马武生的戏码，刮风下雨落雹子，我都不拉下。”

“好你个六丫头！竟敢进戏园子看戏，败坏祖宗家法！”慈禧假装正经地责骂她。

“没有的事啊！”六格格自知失言飞快抵赖，又调皮地凑近慈禧，轻轻地：“祖宗不就是不许女孩子进戏园吗？六丫头可一次也没进去过，去的，是个‘六贝勒’。”

“六贝勒？”慈禧呆了一呆，领会过来，语气中充满了笑意骂道：“六丫头啊六丫头，你这胆子，比我年轻的时候可小不了多少哇！”

场上换了锣鼓点儿，锣声带上了脆劲，节奏也打紧了，台侧戏牌的戏名换成了《穆柯寨》。六格格为之精神一振，小马武生就要上场了！起《穆柯寨》的杨宗保！

懂戏的人都知道，通常演武生的，十之八九都是没嗓子的人。但小马武生与众不同，他有天生的一副好嗓子！还真嗓能唱老生，假嗓能唱小生，假嗓又特宽、特亮！凡听过他唱戏的人，都对他难以割舍，念念不忘。杨宗保是小生应行，所以小马武生也能演。

六格格娇滴滴地对慈禧说：“老佛爷，我不跟您说话了，我得专心看戏！”说罢，她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出场口，慈禧也不由地坐直了身子。

铿锵的锣鼓声中，年轻英俊的杨宗保威风凛凛地走上台来了，随着“九龙口”一个挺拔的亮相，他那英武之气直冲霄汉，仿佛天地也亮堂了许多！院子里轰响起一片喝彩声。阅是楼上，六格格情不自禁地冲到檐口，跳着脚为小马武生拍巴掌；慈禧也像触电似地“嚯”地站了起来；光绪和他的后妃们也全都提起了半个身子……

戏台上，生旦两人的“花枪”你来我往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优美的身段合着恰到好处的锣鼓点儿，令人赏心悦目，情绪亢奋。而懂得门道的人却看出来了，两个主角的演法是各有“路数”的：穆桂英一招一式尽合着旦行技法，杨宗保一思一行皆符合人物心性。只见穆桂英俏皮地用肘子撞了撞杨宗保，抛过去一个媚眼，然后等着接他的眼神。不想杨宗保因这一撞，恼了，转过脸去不朝她那边看，给了她一个没趣。穆桂英好不尴尬！

慈禧眼尖，把这一反常的剧情看得清清楚楚，感到十分快意，情不



自禁地说：“好，这个演法好！杨宗保就该这个样子。”六格格听到叫好，兴奋地从檐口回过头来：“老佛爷，您品出味儿来了吧！”慈禧高兴地嗯了一声，吩咐李莲英好好封赏小马。头天大戏圆圆满满地谢幕了，台上台下，人人兴高采烈。在唢呐声夹着欢快的锣鼓声中，杨班主和小马武生从李莲英手里接过赏银。杨班主五体投地地趴在台口，小马武生也跟着趴下，两人叩头：“谢太后恩赏！”



戏散了，后台也闹腾开了。

丑角窦乐子欢欢喜喜地朝徒弟小马迎上去，恭喜他跟师父一起得了老佛爷的赏银。小马武生喜

不自禁，也是满脸笑容，他对众人说：“靠师兄师弟、武行哥们、场面师傅大家帮衬啦！这赏银，人人有份。师兄，你帮我分了吧。”

武老生“红眼王四”有点酸溜溜地拍了拍小马的肩头：“今儿你真是走红运了。我虽说当了三年内廷供奉，没挨过竿子，可也没得过银子。哎，各位，倒不是我演得不行，而是因为我跟人家合伙开了一个‘羊肉床子’，就是羊肉铺，这个生意犯忌了！原来慈禧太后是属羊的。她说‘不许给王四赏钱，他天天刮我，我还赏他？’”众人都笑了。

演穆桂英的男旦燕知春拉下“头面”重重一摔，嚷开了：“这戏没法演了！杨老板！您徒弟在台上使坏，欺负人！打花枪的时候，我用肘子撞他，抛给他一个媚眼，他应当回我一个眼神才对呀，我还巴巴地等着呢，可他，居然看也不看我一眼，把我撂那儿没着没落的！这不是要我吗？您这当师父的是这么教徒弟的吗？！”

小马武生急忙拱手：“哎呀燕老板！可不敢数落我家师父啊！这

是我的事，我向您说个明白，以前，我一直是照您刚才说的那样演的来着，可今儿个在台上忽然悟到杨宗保这个将门之子，心气高着呢，一个女强盗故意逗他、撞他，他必定是讨厌、恼火，不会拿正眼去瞧她的。”

杨班主看出小马不服，心想今天不把他扭过来，今后还不知怎么样呢。于是把眼一瞪，教训道：“你别逞能！太后是第一次看你的戏，被你蒙了，大概还以为是我埋没了你呢！我不让你进宫露脸，就是怕你在宫里的大戏台上胡来。这不是？连带我这当师父的也招人笑话了！”

小马武生直气壮地说，“徒弟能在台上讨个好，还不全是师父您教的！今儿个台上那点儿过招，实在不是徒弟的错。”

燕知春气极了，双脚一蹦老高，手指着小马武生嚷道：“不是你的错，难道是我的错？！你要改戏，事先也得打个招呼啊！”

“可……可我是临场悟到，就那么演出来了，来不及跟您打招呼啊！您……您就不能灵活点儿吗？杨宗保没拿正眼瞧您，您这穆桂英心里头就没想法？怎么想您就怎么演嘛，傻等着接我的眼神干吗？”小马武生极力辩解。

“杨老板，您听听！他还教我怎么演戏呢！不行！今儿个您这当班主的，一定得分出个是非曲直来，究竟是谁的错？！别想偏袒您徒弟，您要是偏袒，我立马走人！”燕知春气得双唇直哆嗦。

杨班主黑着脸一锤定音：“在台上，谁走样谁错！一个戏，演上一千遍也不走样的，才是好艺人。”

小马武生不能听从师父的这般指教，一个戏演上一千遍还没一点儿新的想法，那不是木头脑壳吗？那样的艺人还能好？还会有出息？

“你看你看，”燕知春见小马越发能耐了，就挑唆道，“杨老板您海量，容得这么个‘有出息’的徒弟当众驳自己的面子！”

这话如同火里浇油。杨班主一声呼啸，从道具堆里抓起一把朴刀扑向小马：“我劈了你！”“龙套”们一拥而上挡住了杨班主，七嘴八舌地劝班主息怒。师兄窦乐子早已将小马拖出圈外：“你傻呀！这会儿较



什么真！太后赏了你，你就是什么也不说，都是这一个！”他把大拇指亮在衣袖里。

杨班主息事宁人地一个劲地向燕知春道歉：“燕老板您不知道，我这徒弟是头犟驴，得，我这儿向您赔不是了。”他匀出赏银的一半捧给燕知春，燕知春消停了，不客气地接过来：自己是同庆班的当家花旦，不该得吗？当然该得！

这时，从外面传来李莲英的吆喝声：“太后有旨！”在场的艺人立刻屏住气息跟着杨班主赶紧趴在了地上。李莲英站在后台中央传太后口谕——明几个原定的戏码得改改，该歇着的人都歇着，该配戏的要可着劲儿地配戏，挑大梁的就小马武生一个。太后的胃口被他吊起来了，要看个过瘾！

杨班主抬起头困惑地问：“四五个钟头全上武生戏？”

“是全上小马的戏。太后指明，就看他一个角儿！”李莲英纠正道。

燕知春满脸醋意，又不敢发作，偷偷地撇了撇嘴。小马武生跟师兄嘀咕：“四五个钟头？我不要累死啦？！”窦乐子忙悄声说：“别出声！太后抬举你，先听着！”

杨班主打开一个长长的“戏折”，那上面都是“戏码”。他摇着头，一脸的苦相，唉，唱了一辈子的戏，谁碰到过这号事，四五个钟头全让一个人唱！那头犟驴不更要翘尾巴了吗？可谁又拧得过太后去？……背丝绦和扎大靠的，穿薄底靴和穿粉底靴的，总得插花着演



吧？让一个人上，那“行头”怎么换？还能来得及吗？这是个难题呀！

燕知春悠闲地躺在床上，心怀叵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：“光让太后看‘短打’、‘长靠’的戏，四五个钟头也乏味得很。要好看，得上猴、豹戏，那才‘养’太后的‘眼’呢！”杨班主连连摆手：“不成不成！那得‘开’几次‘脸’呐？更来不及了！”

燕知春不阴不阳地笑了：“来不来得及那是角儿的事，上面怪罪下来他接着。这戏码排得好不好呢，可是您杨老板的事，也是讨好老佛爷的机会。杨老板，您还感觉不到？您老啰，您这班主的位置还有您的咱梨园行‘精忠庙首’的头衔，会不会让后生仔夺了去呀？要我说嘛，您甭为徒弟们想得太多，年轻人来日方长，您得把自己的事儿先做好了，对准了太后的脾胃下菜单才是。您说呢？”

杨班主沉思默想了一阵，说：“燕老板，这戏码，咱俩商量着把它排出来！”



储秀宫是慈禧老太后居住的地方。那里的东厢房尤其豁亮，朝南是一溜的炕，离炕尺把高的墙面是一排大玻璃窗，可将外面一切看得明明白白，很中老太后的意，也符合太后那习性，做什么事都喜好个通透！条案、茶几上是常年摆放着新鲜水果，屋子里一年四季充满了果子的甜香味。任何时候从外一掀堂帘子，暖气带着果香气扑面而来，让人顿感软酥酥的，浑身有说不出的舒坦。慈禧正斜靠在东房香妃榻上养神，李莲英走上前来，展开一个折子告诉太后，杨班主的戏码排出来了。慈禧懒懒地说了一声：“念。”李莲英提着气儿报出一串：《三岔口》、《金钱豹》、《挑滑车》、《闹天宫》、《林冲夜奔》、《白水滩》，还有《长坂坡》再加《双枪陆文龙》！

“中！”慈禧满心欢喜，要李莲英告诉小马武生明儿好好演，到时候定有重赏。

第二天是个万里无云的晴好日子，大戏台前更热闹了，人比昨日又多了几成。大小官员纷纷前来捧场，既讨了太后的好，也乐得自个

儿轻松享受。开戏了！

前台响起了《三岔口》结束的“牌子”声，只见窦乐子滚下场子，张开双臂分开挤挤挨挨候场的人群喊道：“各位老少爷们，让一让，请让一让喽——”他为小马开出一条通道，然后揭开一个合在桌上的木头脸盆，那下面是勾脸上妆的用品。

小马武生一进后台，就冲到窦乐子跟前的戏箱上坐下，众人七手八脚地扒下他身上的任棠惠的白彩裤、薄底靴，又替他套上一条黄色的豹裤和一双云头豹鞋，窦乐子则飞快地往他脸上涂抹。才一会儿工夫，小马武生扮演的金钱豹披挂停当又上台了。金钱豹那个勇猛啊，把一柄巨大的钢叉舞得“嚓啷、嚓啷”，震撼人心。末了只见场面一转，在“四击头”锣鼓声中，那柄钢叉“嚓啷啷”旋转着高高飞起，趁着钢叉尚未落下的那一会子工夫，“金钱豹”令人眼花缭乱地接连来了几个腾离台面尺余高的“乌龙绞柱”，又迅速跳将起来，单手把钢叉稳稳接住，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奇特亮相。

台下掌声雷动……



番兵装束的杨班主在后台把着场头。他衬着锣鼓可嗓子喊了一声：“下一出，《挑滑车》了！”一群早已穿戴齐整的“宋将”闻声立刻拥向“上场门”。

冲进“下场门”的“金钱豹”，一屁股朝戏箱上叉腿坐下，直喘粗气。等在一旁的窦乐子赶紧用毛边纸往他脸上抹。小马往镜子里一瞧，脸上红不红，黑不黑，怎么这个样子！叫道：“水呢水？我洗洗呀！”窦乐子急得不行：“还洗呀？来不及了，抹上算啦！”小马武生不肯，他想的是，戏里的高宠是个大英雄，我不能糟蹋了他，就直奔楼梯口，朝戏台底下箭一般地蹿去。

此时，前台锣鼓声已“咚七、咚七”地响了好一阵子了。洗了脸奔上楼来的小马赶紧上妆，却被杨班主一把夺下手中的镜子：“先‘扎靠’，再‘勒头’！上不上妆对‘生行’关系不大。从前你师祖演关云长，脸上就是不抹胭脂，出场一个亮相、一进气，立马满面红光，回回都能

讨个‘碰头彩’，那才叫真功夫！”

在杨班主的唠叨声中，小马急急地换上了厚厚的粉底靴，套上了“大靠”，伸开双臂听凭“大衣师傅”使足力气，把他背上插的那四面“靠旗”扎得紧紧的，然后，又让“盔头师傅”在后脑勺上勒紧了“头盔”的两根带子。

锣鼓声骤然停住！“宋将”们慌张地喊：“高宠，上！”

小马望了望镜子里自己的“清水面孔”，急中生智，“唰唰”两笔挥就了两道剑眉，又飞快地抹上口红，指上残留的那点儿胭脂被他顺手摁住眉心往上一推，推出了一道“英雄红”，立马显得十分精神。气概非凡，别具一格。他扔下镜子，往“上场门”冲去……

为了看小马武生扮演的高宠出场亮相，阅是楼满楼的人都站了起来。一片叫好声中，六格格第一个看出小马是本色面孔，急忙喊道：“老佛爷！老佛爷您看，小马没上妆！来不及了，一定是来不及了！幸亏他长得英气，还能勉强。”慈禧连说：“不勉强、不勉强，还挺英俊、挺大气的！”



这时，戏台上两个“龙套”为高宠抬来一杆大枪，高宠抓过枪跨上“坐骑”。戏台上，“敌兵”的“铁滑车”一辆接着一辆地从高坡上滚下来，高宠用那杆大枪左挡右挑，“铁滑车”一辆接一辆地被他挑落崖下，直至人困马乏，无力再战。这一节高潮戏，小马武生用了一连串的高难度动作，把一位盖世英雄的惨烈之死演得极其悲壮。

六格格看得热泪盈眶，慈禧也咬着牙、屏住气。

好似玉山倾倒、天地崩裂一般，高宠倒下了！躺在地板上的小马武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六格格望着胸脯急剧起伏的小马武生，心疼极了，差不多是哭着喊出来的：“太累了！他太累了！连气也喘不过来了！”

慈禧连连感叹：“真是个好武生，大武生！看这样的戏才叫过瘾呐。”她两臂略略抬起，舒展了一下坐僵了的身子，偏过头去问李莲英下一出是什么来着。

“回老佛爷，下一出是《闹天宫》了，猴戏。”

慈禧很是满意：“好！这戏单排得好。短打、长靠，豹戏、猴戏，后面还有大开打的戏，必得这样交错着演，才像京菜、鲁菜、川菜、杭菜换着法儿吃那样不腻味，还越看越长精神头儿！”

六格格怨怨地说：“可人家小马武生累死了！”

慈禧逗她：“瞧你那难受的样儿！咱们看戏就为了找个乐呵，图个舒心。小李子，吩咐后台紧着点儿，别弄到天黑都收不了场。”

“哎。”李莲英转身要走。

六格格眼珠子一转，说：“喝了那么多水，我要方便一趟了，等一会儿好专心看戏。”慈禧听六格格说起这事儿，体内还真一下起了反射，尿急了呢！她转向光绪的后妃们问道，“你们呢？你们不内急？咱们娘儿们一起去吧。”后妃们微笑着腼腆地摇了摇头。

慈禧要小李子传话：“歇上半个钟点。”“喳。”李莲英走到檐口，扯着嗓门朝对面戏台上喊道：“后台听着——歇半个钟点，等太后行过方便！”



从此宫内传出笑话：太后的一泡尿，赛过宋公明的及时雨。

才卸下“大靠”的小马武生，听得这一声喊，拎着厚厚的粉底靴长出了一口气儿。窦乐子给了师弟一个会心的微笑。小马武生苦笑了笑，已经没力气开口说话了。他碰了碰师兄的肩头，用手势在鼻子前面悬空画了个圈，示意赶快给他勾脸。窦乐子就让小马在一个铺盖卷上靠舒服了，提起红笔左右两下，一个桃形猴脸的轮廓就被勾勒出来了……

台柱上的戏牌已经翻剩到最后一张，戏名是《双枪陆文龙》。

大戏台上，小马武生的陆文龙头插雉尾，身穿纯白云龙绣花箭衣，他虽面临“八大锤”的威胁，却不慌不忙，舞动一对长枪，左刺右挡，上下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几次得胜，双枪都有不同的舞法，那腿上的功夫、翎子功夫，更是赢来无数的彩声。但是，他闪现的后背已是完全湿透了！

这边慈禧抚掌赞不绝口：“好看，真是好看！”六格格看见小马武生这般受苦，已不忍再看下去。她合上掌小声地祷告起来，收场吧，快收场吧，他快撑不住了，别把他累垮了！

终于，台上双方战罢，陆文龙归了宋廷！看席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、唢呐声。同庆班全班人马悉数登上戏台，向阅是楼上的皇族、向满院子的达官贵人躬身作揖。

慈禧发话：“传我的旨，都别动，我要过去说几句。”

杨班主早已亲自和一个“龙套”把偌大一张红漆描金的道具椅子搬到了大戏台中央。慈禧由李莲英一旁扶持着在椅子上稳稳坐下。六格格与光绪及他的后妃们在阅是楼檐口站成一排，恭恭敬敬地期待着太后将要作出的举动。阅是楼下原本在廊座里看戏的皇亲国戚，也全都拥到了敞院里，与品级稍低的官员们一起仰首看着皇太后，揣摩着她会说什么。

慈禧近距离瞧见了小马脸上的串串汗珠，把腋下那方绸帕子扯下来递给李莲英：“替他擦擦。”“哎。”李莲英接过绸帕，往小马额头上按了按。



杨班主忙不迭地：“哎呀，这可当不起！”连忙接了过来，自己替小马擦汗。小马想要自己擦，他不让，压着声叮嘱：“别动！留心太后怎么问你，可不敢回错了话。”

慈禧心满意足地：“今几个的戏实在是好。戏码排得好，演也演得好，我过了瘾了，太过瘾了！不过，也把小马累得够呛。小马，是不是啊？”

小马武生想实话实说，杨班主急忙抢着回答：“不累、不累，演戏的只要有戏演，就不怕累。何况这是为太后效劳！”

慈禧可一点儿也不领情：“杨班主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年轻的时候也没演过这么吃重的连场戏吧，我知道这连场戏是极累的！小马，你自个儿说，累不？”

小马武生坦言：“累！哪有不累的！”

慈禧点了下头：“好，这是句实话。你累了，我得给你道一声乏：小马，你辛苦了！”小马正不知怎么应答才好，六格格突然在对面檐口大声喊起来：“太后，您真好！”满院子的王公大臣紧跟着喊起来：“太后真好！好太后！”



“嚅嚅嚅嚅。”慈禧开心地笑了，朝台下的王公大臣们摇摇手，“都别拍我的马屁！要是道一声乏就是个好太后，这太后也太好当了，我不上你们的当。今几个我是存心替小马说几句话，小马年纪轻轻，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够“朝廷供奉”的资格了。内务府的人来了吗？”

台下立即有人答应：“来了！”慈禧冲着那人：“从今几个起，照六品衔的俸禄，按月给小马武生发送。”

杨班主没料到有此一着，大感意外，心里头一时说不清是惊是喜，是苦是酸。

“喳！”内务府的人大声复述一遍，有如跑堂的在吆喝——“从今几个起，照六品衔的俸禄，按月给小马武生发送！”

多美的事啊！躲在出场口帐帘里偷偷张望着的燕知春，拉长个苦瓜脸，嫉妒得简直要哭出来了！杨班主用手掌推了推小马：“这是天大的隆恩啊！还不快给太后磕头谢恩。”小马武生赶紧趴下磕头，谢太后